

雷 达

小说艺术探胜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本探讨当代小说创作的评论集。它对蜚声全国的许多佳作、活跃于当代文坛的一些作家，都作了很有见地的研究和评价；对创作中具有较为普遍意义的若干艺术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和分析。作者是一位热心的评论家。他广泛阅读作品，密切注视文学的发展趋向，具有颇为厚实的文学和理论修养，因此下笔为文，全局在胸，褒贬得当，议论精辟，文词瑰丽。对于研究当代文学创作、帮助读者提高欣赏水平来说，这是一本十分有益的书。

小说艺术探胜

雷 达

责任编辑：张永如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2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18,000 印张：9.5 印数：1—12,000

统一书号：10109·1489 定价：0.96元

评论在发展

——《小说艺术探胜》序

罗 荪

五年来，我们的小说创作有了很大的发展，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超过了过去的水平。特别是短篇小说，起了带头作用，几年来发表了近万篇。更重要的是表现了题材的多样化，塑造了富有时代精神的人物形象，使我们从这些作品中，看到了新时期的转折和发展。它为我们这个时代绘制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生活画面。从七八年开始，中篇小说又在文坛上异军突起，短短三年时间中，发表了三三百多部。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少见的。长篇小说在这短短的五年中，也已经出版和发表了三三百余部。这一巨大的成就，都是在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取得的。对于国内外一些怀疑者，确实是一个最有力的回答。

当然，这决不是说在大量的小说创作中不存在缺点和失误。确实有少数作品中表现了不健康的、不良的倾向，对我们的文学事业起了某些污染的作用，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就十分需要加强和发展文艺评论工作，及时地予以引导。

“评论落后于创作”，这是长期来就存在的一个普遍的社会舆论，事实也正是如此。尽管存在不少客观原因，例如，文艺评论长期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大大败坏了作家和读者的胃口，特别是正常的文艺批评得不到发展，那些“捧杀和骂杀”的批评还在发挥着不良的影响。

但是，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发展，有赖于加强正常的健全的文艺评论。正是因为文艺评论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培养新生力量，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的一个最根本的手段。文艺评论的任务，就是“剪除恶草，浇灌香花”（鲁迅）。人们反对那种教条主义的、居高临下、以势凌人的所谓批评，欢迎那种与人为善、讲道理有分析的、实事求是的文艺评论。

上面这段感想，是我读了雷达同志的一本《小说艺术探胜》的文稿，引起来的。

应当承认我们的文艺评论工作同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成绩比较起来，是落后了，是存在不小的差距的。但是，从近年来文艺报刊上发表的文艺评论文章来看，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这主要表现在多数的评论文章，加强了艺术分析，讲求说理，那种简单武断地从作品中抽出政治结论的文章逐渐减少了。更多的从艺术规律的要求，从美学观点的要求出发，对作品进行有说服力的艺术分析。这对于小说创作的艺术水平的提高，对读者艺术欣赏的培养，都将起着积极的作用。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文艺评论并不是停滞，更不是倒退，而是在发展。我们应当认真的总结一下五年来，特别是这三年来文艺评论工作的得失。

《小说艺术探胜》这个题目，就规定了这本评论集的重点所在。作者确实是企图从艺术规律和美学原则的要求来探索几年来小说创作的成就和不足的。正是这一点吸引我读了这部文稿的大部分。遗憾的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没有能把文稿全部读完。现在就靠我读到的大部分稿子，而取得了写这篇短文的“资格”。

首先，我觉得这些评论文章，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的，而是从我们这个时代的实际出发的，它是用生活本身来发言的，因而这些文章富有生活的气息。教条主义的批评，就在于它脱离实

际，满足于抽象的概念。长期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很多批评常常发出“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的责问，看来似乎很懂得生活实际，实则把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简单化，往往按照一个主观的模式要求于文学创作。这样的批评当然会败坏人们的胃口。

创作是作家从社会生活实际中长期体验和观察的结果，这就规定了作家必须以社会生活为自己创作的源泉。评论工作者同样必须具备现实生活的经验和知识，否则又如何对作品作出具体的分析呢？例如，三中全会后新的农村政策的落实，使广大农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反映在各个社队以及每个不同的人的身上，又是千差万别的。作家固然只有熟悉这些变化着的农民生活才能真实地反映；同样，评论工作者不了解、不熟悉这些变化，也是很难去评论作品的真实性的。

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发表后有过不同的议论，高晓声在《且说陈奂生》一文中，却不同意那些议论。他说：

“创作实践证明，作家只能忠实于生活，而不能忠实于预定的概念。生活的脚有它自己的尺寸，作家只能按它的尺寸做鞋，不能先主观地做好了鞋子让生活穿……即使你有了预定的概念，在写作时也会被涌来的生活所突破。”

而评论家同样需要遵守这个实践的原则，不能按照预定的概念进行评论。

其次，这本评论文集的作者以更大的精力，关注到几年来小说创作的发展。他几乎熟读了近年来的中、短篇小说，这就使他占有了资料，便于进行综合的分析和研究。作者在评述个别的作品的同时，更多地采取了综合评述一个作家的一个时期的作品（如对高晓声、陆文夫等），或者对几个作家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品，加以对比，分析作家在塑造人物的精神世界方面取得的成就。如《剪辑错了的故事》、《记忆》、《重逢》，反映了三个不同历史时期，选

了其中既有联系又有冲突的性格，在强烈对比中深化人物。如对老寿与老甘（《剪辑错了的故事》），方丽茹与秦慕平（《记忆》），叶辉与朱春信（《重逢》），从这些不同性格的人物中找出他们之间的共同的东西，加以比较，提出了值得注意的问题。

再者，作者善于在评论中抓住作品的灵魂，集中一点加以发挥，使作品的光彩更加突出。如《心香》，从哑女的身上看到了崇高的美的精神境界，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即美学在评论中的地位。虽然马克思说过：“按照美的法则改造世界”，但是“多少年来，我们对美的法则的研究，对生活美的发现，对艺术美的创造，却总是被冷落着，遗忘着”。实际上美学研究在一个相当的时期里，是一个禁区，还存在着疑虑。作者从《心香》中发现了美的观点，认为这是给人们打开了“一扇生命的窗子”，把读者引向了如何认识美、分辨美和对待美了。

从《乡场上》抓住了冯么爸这个人物的心理矛盾，揭示了深刻的社会原因。这个普通的一直受着压抑的农民，敢于挺起腰杆讲真话，正是体现了党的政策的落实所产生的力量。冯么爸不仅在政治上翻了身，更重要的是在经济上翻了身，方才使他真正挺起了腰杆，方才形象地再现了广大农民精神世界的巨大变化。这正是点出了《乡场上》的关键。

这类例子是不少的，这里不再赘述，留给读者自己去阅读吧。

总之，读了这本评论集，可以得出一个证明：五年来的小说创作所取得的成绩是十分明显的，也是十分具体的。这里用大量的事实，对于一切怀疑论者作出了回答；同时，也反映了我们的文艺评论正在发展着。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一日

评论在发展

——《小说艺术探胜》序

罗 荪

一卷当代农村的社会风俗画

——略论《芙蓉镇》…………… (1)

深度与容量

——读《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所想到的…………… (15)

对精神文明的呼唤

——简谈《爬满青藤的木屋》…………… (22)

揭开了战士心灵的美

——《西线无战事》的艺术特色…………… (25)

画出灵魂来

——读《小镇上的将军》…………… (31)

庄稼人的腰杆挺起来了

——谈《乡场上》…………… (34)

性格的力量

——谈《风吹喇叭声》的人物描写…………… (38)

奋斗者的警钟与赞歌

——谈《飘逝的花头巾》的主题开掘…………… (43)

撩开农村新生活的帷幕

——读《绿色的山岗》…………… (49)

重读《水滴石穿》…………… (55)

一篇锋芒未减的特写

——重评《在桥梁工地上》…………… (60)

在探索的道路上

——再谈刘毛妹和冯玄爸的性格刻画…………… (69)

人民的心声

——赞《班主任》等作品的出现……………(73)

给爱情以应有的位置

——《爱情的位置》的开路作用……………(79)

刻在心上的“弹孔”

——《第十个弹孔》的悲剧冲突……………(84)

《心香》与美的发现……………(87)

让境界更开阔些

——《燃烧》和《马龙来访》的启示……………(93)

高晓声小说的艺术特色……………(102)

“探求者”的新足印

——从陆文夫的创作谈起……………(108)

春光唱彻方无憾

——记作家王蒙……………(115)

新的角度 新的开拓

——谈孟伟哉的中篇创作……………(121)

霜重色愈浓

——论张贤亮的创作特点……………(129)

贺抒玉的创作个性……………(146)

植根于湘西大地

——关于孙健忠作品的断想……………(160)

赵燕翼和他的《阿尔太·哈里》……………(175)

对生活的独特发现

——漫谈农民作家乔典运的创作……………(182)

农村新人形象的探索	
——谈韩石山的短篇小说	(191)
文学的突破与形式的创新	(200)
希望正在这一面	
——读一批新人新作之后	(208)
灵魂奥秘的揭示	
——阅读获奖小说笔记之一	(219)
人与情节断想	
——阅读获奖小说笔记之二	(228)
短篇创作深化的若干特点	(237)
读近期一些短篇小说的思索	(248)
人物创造之一例	
——茅盾笔下的林老板	(257)
关于乡土文学的通信 (附刘绍棠回信)	(263)
关于战争文学的通信 (附孟伟哉回信)	(277)
从沙鸥和解净谈起	(288)
有感于“小小说”	(295)
后 记	(297)

一卷当代农村的社会风俗画

——略论《芙蓉镇》

历史的不幸常常造成文学的奇葩。

古华的中篇小说《芙蓉镇》（《当代》一九八一年第一期），就是一部对历史进行深切的反思，对极左路线破坏下的中国农村生活进行了深刻描绘的作品。照作者说的，他唱了一曲严酷的乡村之歌。然而，严酷之中见深情，它同时又是一曲对来之不易的新生活的赞歌，倾注着作者对党的三中全会路线和政策的由衷热爱。

这部作品写得真、写得美、写得奇。它真，它流贯着一种强大的客观生活实感，小说的人物如活人般呼吸可闻，小说的故事象生活中发生的事一样真实可信，仿佛作者只是把它们照着生活本身的模样移到了纸上，很难见到斧凿的痕迹。它非但不象过去某些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用“左”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现成结论，去过滤、宰割、砍削生活的真实，相反，它的作者有如一个勇敢的逆水行船的舟子，在历史的河道上，拨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所布下的重重迷雾，寻踪辨迹，力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还人物以本来面目。“其要点在于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鲁迅）。它美，它奇妙地把湘南山镇的风土人情与政治斗争的狂飙巨澜糅合起来，熔于一炉，出之以一幅幅含义深邃的风俗画。那山花流水般的风俗画笔，确属罕见，也许只有到沈从文的湘西《边城》里才能找到。它奇，虽然它的人物是再普通不过的小人物，无

非是卖米豆腐的善良女人，忠厚多义的“北方大兵”，悔愧交加的大队书记，外表混世而内心痛楚的“右派”，阴鸷歹毒的“政治女将”，象懒蛇一样依附于政治运动的“吊脚楼主”……可就在这些人物之间，在动荡的时代，展开了波诡云谲、兔起鹘落般的矛盾冲突。作者把那个时代里千奇百怪的世相生动地描画出来了。

作者不单是写几个人的命运遭遇，他要写一个“小社会”，一个生活整体，一个艺术群体。他想要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力求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范围里，“真实地评述人类关系”（马克思）；他要艺术地探索左倾路线的来龙去脉和它危害社会生活的具体形态。《芙蓉镇》以卖米豆腐的“芙蓉姐”胡玉音为“引针”，缝串起与之相关的各种人物。这里有她早年的情人、如今的干哥、大队支书黎满庚；有他的丈夫、屠户黎桂桂；有帮助过她的生意的镇粮站主任谷燕山；有每圩吃一碗米豆腐的右派“秦癫子”；有她的近邻“运动根子”王秋赦；还有虎视眈眈盯着她的国营食品店的女经理李国香，以及李国香的“靠山”、县财贸书记杨民高。这些人物，各具特色，各有其代表性，他们相互关联，如网交错，不啻组成了一个“小社会”。

我们的作者，就是站在这玉叶溪旁的芙蓉镇上，从“小社会”的旋转变幻，来透视大社会、大时代的旋转变幻。他写的是小镇上的几家几户，隐现的是大时代的千家万户；他描绘的是小镇上的人生聚散，再现的是大世道的升沉浮降；他抒写的多是生离死别，儿女情长，隐括的是家国兴衰，政治风云。在革命现实主义的艺术概括的途径上，作者显示出很强的功力和不凡的魄力。

生旦净丑业已齐备，一出文唱武打的大戏便开幕了！

也许，首先吸引我们的，是作者手中那支散发着浓厚泥土香气的风俗画笔。小说里有多少声色并作的风俗画面啊！那夹岸长满木芙蓉的一河绿波，那边远山镇青石板街上的鸡鸣犬吠，那五岭山脉腹地里悠扬的民歌，都令人神往，引人遐思。这里民风淳朴，人们有互赠吃食的乡情。每逢赶圩，更是繁华热闹。然而，作者并不孤立地写风俗，更不靠古旧的奇风异俗招徕读者。他的风俗画是流动的，渗透着丰富的政治经济内容，从中时时透露着时代的消息。就拿“圩期”来说，也真是变化莫测。解放初期是“一句三圩，一月九集”。后来打击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圩期一改再改，“三天一圩变成了星期圩，变成了十天圩，最后是半月圩”。到了小说开篇，六十年代初期，正值元气大伤的农村经济复苏，“半月圩”又改为“五天圩”。芙蓉姐的米豆腐摊子交了好运，顾客盈门，生意兴隆。可是，好景不长，行情又变，到了十年浩劫，芙蓉镇“街容”大变，变成一条红彤彤的“语录街”、“对联街”。“检举揭发箱”赫然在目，王秋赦的“民兵小分队”逡巡警戒。不要说“资本主义的浮头鱼们”不敢在圩场露面，就是狗、鸭、兔、蜂这类小动物，也在“四不养”的条款下销声匿迹了。此时正如小民们的一首口诀所说：“死懒活跳，政府依靠；努力生产，政府不管；有余有赚，政府批判”。人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复杂微妙：当年是“互赠吃食”，如今是“互不串门”；原先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现在是“人人防我，我防人人”；“阶级阵线分明”，大家都有了自知之明，“只有十几岁的娃娃不知厉害，不肯就范，但经过几回鼻青脸肿的教训后，才不做超越父母社会级别的轻举妄动，小小年纪就晓得唉声叹气……”。而且，王秋赦又从北方取来了“真

经”：“忠不忠，看行动”。所谓“行动”就是“早请示，晚汇报”的一大套宗教仪式。现代迷信之风大盛，古风旧俗变成了“新”风恶俗。人们于抑郁的心情中，忽然又想起了早年间反封建的民歌，不免轻轻地吟唱起来。这些真实的风俗画面，虽写风俗的变易，实写社会的变易，蕴含着令人咀嚼不尽的社会内容。“革命”和“造反”换来市场的萧条；“阶级阵线的分明”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戒备；“三忠于四无限”的誓言背后，有人却哼起了反封建的《骂媒歌》……这种“革命”的虚伪的色彩和倒退的性质也就不言自明了。作者把政治风俗化，把风俗政治化的生动描写，在作品中处处可见，透过这些描写，作者为他的人物造成了一种典型而又独特的环境，一个便于人物活动其间的氛围和舞台。

二

然而，这一切毕竟还只是小镇的“外景”，是站在远处也可以望见的。要了解风俗变易的根源，只有走进小镇的内部，走进人物的命运之中，去研究这个“小社会”动荡、瓦解、重新组合的全部过程才行。构成这一卷社会风俗画的骨骼血肉的，还是“人”，是带着自己固有的复杂性的人，是人的命运的变幻，是各个人物独特命运的错综复杂的交织。构成这部小说情节发展核心的，则是左倾路线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是阶级斗争扩大化与社会主义时代正常的社会关系的矛盾。只有从各个物命运的发展中，我们才看清了左倾路线如何凭借着封建主义思想残余，伤害着和扭曲着人们的精神世界，恶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它如何的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同时，我们也从中看到，在大劫大难的年月，党和人民的力量，正义和忠诚、道德和良心的力量并没有泯灭，只是以曲折复杂的方式顽强地表现出来了。

胡玉音和她的丈夫黎桂桂，苦吃勤做，抓死抓活，“推米浆把磨把子都捏小了，做米豆腐把锅底都抓穿了”，总算生意兴盛，发了一点小财。可是，他们何曾想到，恬静的生活里正潜伏着危机，他们已被当作“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受到严密注视，与他们有瓜葛的人，也都株连在内。李国香、杨民高，早已“洞察”了芙蓉镇的新动向，得出“地富反坏右一齐跑了出来，党内党外，气味相投、互相利用、互相勾结”的结论。善良的人们蒙在鼓里，网已经张开了。胡玉音的新楼屋落成之时，正是李国香率领的工作组进镇之日。庆贺新屋落成的酒宴，李国香“婉言谢绝”倒不奇怪，最贪馋的“吊脚楼主”王秋赦竟也破天荒地不肯露面，不禁令人惊愕！终于，“飓风”陡起，胡玉音夫妇丧魂落魄，谷燕山“停职反省”，黎满庚嗒然若丧，秦癫子当众下跪。芙蓉镇一切都乱了！从此，开始了沿着极左的磁力线的大旋转，大颠倒。人们失去了保护，更没有力量去保护别人。胡玉音青梅竹马的干哥黎满庚，当年曾对天盟誓：“玉音妹妹，今生今世，我都要护着你。”可是，他护得了吗？他能抵御那种连他自己也不明白的巨大压力吗？他过不了“你死我活”关，缴出了胡玉音托他藏匿的一千五百元，火上浇油，使那个弱女更快地跌入火坑。谷燕山帮助过全镇的男女老幼，他的存在对小镇生活起过安定、和谐的作用；他也曾帮过胡玉音，每月卖给她六十斤碎谷米。如今，自身难保，“卖碎谷米”成了头等罪过，他被困锁在楼上“反省”。胡玉音夫妇更是五内俱焚，心如油煎。他们本想靠勤劳的双手，过上好生活。可是灾星降临，连一晚上也没搬进去住过的新楼屋，就变成了“新富农”的罪恶见证。在政治风暴中，他们的精神彻底瓦解了，暗暗庆幸自己没有子孙后代，“万一娃儿跟着大人当了小五类分子，那才是活作孽啊！”胆小怕事、忠厚木讷的“招郎”黎桂桂，终于在玉音外逃期

间，结束了自己的性命。夜深沉，路茫茫，孤苦的胡玉音“潜回”芙蓉镇。昔日人们亲切的笑脸突然变作冷漠畏惧的神色，每个见到她的人，都“吓得后退一步，仿佛见了鬼一样”。丈夫死了，家抄封了，失去了希望，失去了灵魂，仿佛大地在她的脚下陷落了。她象一朵枯萎的木芙蓉花，在寒风中颤栗。这个善良的女人，对谁都无怨无恨，爱新社会，爱新生活，爱乡亲父老，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对谁也无害的弱女，竟被打入了罪恶的深渊！“一叶落而天下知秋”，这里，悲剧的说服力达到高潮，极左路线对人民的危害，阶级斗争扩大化所造成的人与人关系的冷淡和可怖，得到了穷形尽相的再现。

命运啊，谁是你的主人？除了李国香、王秋赦这极少的“幸运儿”，似乎谁也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小说透过艺术形象深入挖掘的，正是那种主宰着人们命运的深刻的社会原因。“一镇的人望”谷燕山，是南下的老革命，为解放事业流过血，对革命忠心耿耿，总应该受到信任吧？正派公道的黎满庚，是群众拥护的带头人，总应该受到信任吧？不，这些人与“否定一切”的极左路线在感情上、思想上格格不入，这条路线是容纳不得他们的。难怪黎满庚发出了哀号：“这世上，不你踩我，我踩你，就混不下去啦！”这是一个良心未泯者的内心痛苦，但也暴露了离开生产力发展的所谓“斗争哲学”的悖理与荒谬：“你踩我，我踩你”，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作品还在人物命运的对比中，更深一层从经济的角度揭露了极左路线的荒谬性。胡玉音夫妇，省吃俭用，勤劳刻苦，逐渐富裕起来，可是，一个作了阴间冤魂，一个成了人间活鬼。而他们的近邻王秋赦，好逸恶劳，不事农桑，坐吃山空，仅因其“穷”而被当作“宝贝”请出来，扶摇直上，成为“运动根子”，芙蓉镇上“最革命”的代表。他得意洋洋地想：“你们这些蠢东西，

土改时分得好田好土，耕牛农具，只想勤吃苦做，只想起楼屋，置家产，发家致富，哈哈，王秋赦却比你们看得远，仍是烂灶烂锅营生，当着‘现贫农’，来‘革’你们的‘命’，来‘斗’你们的‘争’！”这虽是一个农村无赖的内心独白，却把极左路线与小生产者的狭隘性的联系，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联系微妙地揭露出来。

三

芙蓉镇这个“小社会”，其实也就是一个小小的性格世界。人物性格刻划的深度，决定着作品的思想深度。因而，每个人物的个性愈突出，性格愈丰满，小说就愈能够广泛深刻地再现社会生活的复杂面貌。小说《芙蓉镇》之所以使我们感到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容量，具有一般化的长篇小说都难以抵敌的密度和厚度，其根本原因，是它创造了三四个血肉丰满、个性鲜明、具有丰富社会内涵的典型人物。

它的作者是那样善于写人：他在矛盾的漩涡里写人，他在风俗画中写人，他在黑与白、笑和泪的尖锐对比中写人，他在悲剧、正剧、喜剧的交错中写人，他在“人与物”的辩证关系中写人……假如要找出作者写人的一个总的特点，那我以为，他的方法是：把身份、地位、个性、气质绝然不同的人物，放置到共同的政治风暴中，观察和研究他们各自不同的反应，发掘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复杂的人物关系在不同的人物内心激起的冲突和波澜，通过典型的情节和场面加以刻划，使人物个性跃然纸上。

作品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深刻有力，是与它创造了诸如胡玉音、秦书田等颇见深度的人物分不开的。胡玉音是小说的主角，提挈全篇的人物，作者用力最多。她外貌秀美，心地善良，是个外柔内刚的年轻妇女，人称“芙蓉姐”。一方面，她柔顺，深得镇民们

的喜爱。她只读过几天“扫盲班”，眼界不宽，还相信封建宿命论，所谓“克夫”、“无子”的算命者的邪说，时时在她心头罩着阴云；另一方面，对于美好的生活，美好的感情，她有执着的追求。可是，命运似乎永远在捉弄她，她不断地受到打击。她的第一次爱情，是爱上了童年的伙伴，转业军人黎满庚。然而，她是商人的女儿，听说母亲年轻时还当过妓女；对方是民政干事、共产党员，怎能匹配？以“组织”自居的区委书记绝对不允许！胡玉音呜呜咽咽，心里好痛。这第一次的打击，就来自“左”的东西，就有血统论的影子。后来，她嫁给老实的屠户黎桂桂，夫妻恩爱，紧吃苦做，盖起了新楼屋。但接踵而来的打击更加惨重：丈夫自缢，她沦为“新富农婆”。这沉重的一击显然来自极左路线。她还有过第三次苦难中的爱情，那是和她一道扫街的“右派”“秦癫子”点燃的。不可抗拒的爱火，烧灼她痛苦的心：“都当了反革命，沦为下人，难道还能谈恋爱？还可以有人的正常感情？她好恨呀，恨自己心里还有一把火没有熄灭！”这一次爱情受到更长久的磨难，可是胡玉音已经在思考：“你不害人，不恨人，没有生死对头，人家还要整你、恨你、斗你！为什么？”尽管这种思考是朦胧的，但她还是从“孤女桥”边走开，抛掉了死的念头。她也被“斗油了”，“斗硬了”，软弱的胸膛里发出了对李国香之流的诅咒。她从秦书田的身上，更从谷燕山的身上，发现了自己人的价值，重新燃起生活的信心，在漫漫长夜里期待光明的到来。这个人物内心的贯穿线索是：对幸福生活、对爱情的朴实无华的追求和这种追求不断在左倾路线下遭践踏、被轰毁的矛盾。她是一个遥远山镇里卖米豆腐的女人，她的觉醒自然缓慢，但毕竟开始了。当冰化雪消，春回大地，她的冤案得到昭雪的时候，她笑了！温存的胡玉音，“还从没有青石板街上这么放荡地笑过，闹过”……